

焦 士 叢 刊



從鎮南關到山海關

李宗仁著

第貳號

279.813



國民週刊社出版

# 從鎮南關到山海關

馬士叢刊第一輯之十

——五路軍奮鬥史（統一廣西完成北伐時代）

## 目次

- 我的奮鬥小史——從建軍到統一廣西  
從推動北伐到底定江西  
北伐中六大戰役——打到山海關

## 我的奮鬥小史

我的家庭狀況，在曾祖祖父兩代，是很富裕的。因先輩性情疏財仗義，廣交遊，又擅洪楊革命，家資損失頗鉅。及至家父，筆耕度日，人口既衆，用度日繁，遂有捉襟見肘之勢。我的家鄉，文風素盛。在科舉時代，有一廣西考桂

138110



林，桂林考兩江一的成語。但鄉前輩發蹟，多是半耕半讀的。以家產中落兄弟衆多的我，當不能例外。故當我未入陸軍學校以前，是個半耕半讀的農家子弟，一切耕種的工作，我都做過。如砍柴割草，甚至清除牛欄，我也做過。是時桂林陸軍小學校招生，我因感覺我的天性好動，並能冒險，且無財力進自費的學校，於是我便去投考陸軍小學校，幸蒙錄取了，從此便開始我的軍人生活。凡學校放暑假回家，我仍然是一樣的幫助家裏的人，去做田間工作。在陸軍小學肄業三年期滿，正預備大考，適值辛亥反正，武昌起義，桂林巡防營乘機暴動，四出搶擄，我們的學校遂被沖散，我跑回鄉裏避難。有一部分同學，在桂林組織學生軍到湖北去。其餘一部分逃散的同学，後由政府招集，改爲陸軍速成學校，二年畢業。我被派到將校講習所見習，設所地址，就是現在的軍校。見習三個月升爲隊附。我在見習期間，每月只得十四塊錢，但每個月還寄

幾塊錢回家。我在將校講習所服務一年多，共計到南寧城去只有三次。每逢星期，我多是到現在實彈射擊的靶場一帶散步，或在靶場後那幾株大樹底下看書。在學生時期，除研究學術外，我最喜歡各種器械體操，故我的身體特別康健。而我的皮鞋也特別壞得快，有些同學的皮鞋，穿壞了一點就不要了，我就請他送給我，把他交給皮匠補好，作運動之用。在校中在軍隊中遇着同學同事有危急時，我都是喜歡盡力的幫助，所以一般同學同事對我感情非常的好，不惟有學問有能力的同學同事對我很好，即是懶惰的驕傲的同學同事對我也很好。至於先生長官方面也沒有一個不喜歡我，認我是一個誠實努力有希望的青年軍人。

將校講習所停辦後，我本想就近在南寧找事幹，但我既不會鑛鑿，且不願在這裏閒住老等，於是我仍轉回家去，拿起鋤頭鐮刀依舊過我的農村耕種的生

活。大約又在家裏住有半年的光景，有位朋友約我到桂林充當幾個學校的體操教員，每星期教三十點鐘。

到了民國四年，袁世凱稱帝，民五雲南廣西獨立，出兵東下，討伐龍濟光。有好幾處朋友到軍隊裏服務，打雷到我家裏，要我馬上出來。我便乘船由撫河到梧州。本來是想由梧州再搭船到南寧應一位朋友的邀約去當連長的，因在梧州遇着另一起的朋友，硬把我截留住，一定要我同他們在一塊做事，推却不下，就在梧州，保荐我當連長，後來上峰的公文下來，只准排長。於是我便率由撫河上游來的徒手兵到肇慶，到了肇慶還不上一星期，便把剛買回的村田鎗發了下來，頭一天剛發鎗，第二天就要出發去進攻石井兵工廠。那時我們那位連長的胆量很小，到高塘那一天，前方戰事激烈，我們即星夜趕到石馬增援，到達前線，連長便說肚子痛請假，即由我代理連長。可是那些士兵都是新

兵，並夾一部招安的土匪，祇得沿途教以妻子彈瞄准散開等動作，各士兵都很服從我，所以到了作戰時，各人的勇氣還能有相當的發揮。頭一戰我們把石馬前面的敵人擊退，我的面部就受傷了。後來我回轉後方來醫了四十多天。那位連長因為管束不了那些士兵，於是便自動辭職，改委我接充連長。

不久袁世凱病故，龍濟光退瓊州，戰事結束，我們的軍隊調赴高雷清鄉。民七年護法之役，兩廣出兵援湘，我亦參加。安仁戰役，受傷腿部，旋升營長。民八年仍回轉廣東。到了民國九年，陳炯明由樟州回粵，廣東的原來局面崩潰了，於是我們便退到廣西來。那時這枝軍隊，是由林隱青先生統率的，到鬱林後，林隱青先生離開軍隊，交黃業興統率。民十年，兩廣失和開戰，結果是廣西的軍隊失敗了。這時乘機進到廣西來的軍隊非常多，除粵軍外，還有贛軍滇軍黔軍湘軍等。廣西的軍隊除少數受劉震寰收編外，其餘大多數則散在

各地。我那時當營長，駐紮鬱林，戰事起時，曾奉命令去打高州，後來因爲梧州方面守不住，廣西的門戶已被攻破，祇得由高州退回鬱林，旅升統領。我們這一枝軍隊，廣東人多，故黃業與便開到欽廉受改編，但我所帶的一部，因爲多是廣西人，大家都不願意走到廣東受編，當時廣西的狀況又不大明瞭，迫得跑進六萬大山裏邊去暫時躲起。過了一個多月後，才知道廣西的一般老前輩都走光了，廣西已變成了亂麻般的局面。後來有位在廣東軍隊裏面服務的朋友，寫信給我，他說我們是廣西人，應該出來爲廣西服務，所以我才受改編爲粵桂邊防軍第三路司令。可是陳炯明，原來是不懷好意的，他想要我調到南寧來繳械，後因爲武鳴龍州方面的散兵還未屈服，而陳炯明也都知道我們這枝由鬱林去打高州的軍隊很能打仗，所以在我們由六萬大山開抵橫縣對河的時候，陳炯明駐在橫縣，便不准我們過河，要我們離開橫縣二十里宿營，並令我們仍回轉

北流來駐紮。那時的鬱林，已由前充高州鎮守使的胡漢卿駐守，想由他在鬱林監視我的部隊。但是胡漢卿是我們手下的敗將，在我們打高州時是曾經把他俘虜過的，後因梧州已失，才把他釋放，所以我們是滿不在乎的。那時我們的步槍共有一千零八十枝，有山砲四門，馬克心重機關槍四挺，而陳炯明天天都想要把我們的山砲同機關槍繳去，藉口說是陸軍步兵編制，不應有山砲及重機關槍，但是我用推延方法應付他，結果他仍是無可奈何。後來冬天到了，兵士們都沒有冬衣，我素來愛惜名譽，不肯向地方籌款，所以只得賣了八十枝步槍，來替士兵縫製冬衣。有兵有槍，還不能籌款，而反把槍枝賣出去，換錢來製冬衣，這樣的作法，也恐怕只有我李某一人了。不久陳炯明背叛總理，盡把粵軍開回廣州，各省軍隊亦退出廣西，我就駐防鬱林五屬。這時候廣西各處的散軍自稱自治軍，紛紛的起來了，各不相統屬，有稱統領的，有自稱司令的，也



有收編民團或收編土匪而自稱司令的，弄得全省騷然，四境紊亂。那時劉日福在百色自稱爲自治軍第一路總司令，於是同事也便公推我做第二路總司令。

我那時雖然看到各地紛亂的情形，民衆處水深火熱的痛苦，但是自顧力量薄弱，不敢挺身出來平亂，只得極力的維持鬱林五屬的地方治安，一面極力訓練軍隊，在鬱林開辦一個幹部教練所，一個學兵隊，附近的散兵，來歸附我的也一天一天的加多，質量均日就改進。現任內政部長黃季寬先生，那時他在百色，被自治軍壓迫退到欽廉，也來歸編。本來季寬帶的那部軍隊，原是隸屬馬曉軍的，馬曉軍也是粵桂邊防軍之一，因有通敵嫌疑，在百色便被劉日福繳械，只剩下幾百枝槍由黃季寬先生率領，到了南寧隨同劉震寰退到欽廉的。白副總司令那時也在這部隊裏面，由百色退却的時候，因夜間巡查士兵有無賭博的行爲，因此跌壞了脚，不能隨隊伍去欽廉，故坐船下廣東就醫。白副總司令

在軍隊退却，兵慌馬亂的時候，偷能嚴查士兵賭博，他平日治軍之嚴，可想而知了。後來季寬因聞劉震寰想吞併其所部，故繞道到蠡林來與我合作，槍枝雖然有六百枝，但除了三百枝的六八槍外，其餘的都是一些壞槍，如土打槍鎖頭槍等等。自此我們便有了二千槍左右了。

當着這個時候，沈鴻英在粵與滇軍失和，戰敗退回廣西。這時我與黃季寬先生商量，由其率領所部，並另撥數百精銳，先到梧州，堵截沈部歸路，佔領梧州。而陸榮廷亦於此時，受北京政府聳動，復回到廣西，主持軍政，但各軍多不聽其命令。同時平南桂平貴縣一帶，有好幾部份軍隊，均不相統屬，軍紀極壞。我又商諸季寬出兵勤平，由貴縣一直到梧州，都是我們的勢力範圍了。季寬因駐在梧州，爲對外起見，改稱討賊軍，我們在鬱林貴縣桂平一帶的軍隊名目，則一仍其舊，以便對內。於是廣西由客軍的蹂躪，土匪式的軍隊的騷

擾，逐漸平息，而成爲二個勢力：就是由鬱林五屬貴縣至梧州爲我們的勢力範圍；撫河昭平以上，至桂林屬一帶爲沈鴻英的部隊所盤據；由橫縣武宣以上，柳州南寧左右兩江一帶，爲陸榮廷的佔有區域。嗣後陸榮廷出巡桂林，意欲與駐湖南的馬濟取得瓊絡，由北方揮械回桂恢復其原有勢力，不意在桂林與沈部衝突，被沈軍所困，血戰三閱月，相持不下。我們因感覺陸榮廷治桂十年，毫無成績，已失民衆信仰，遂通電調和，請陸下野，並出師南寧，兵不血刃，傳檄而定左右兩江，南寧守將林俊廷不敢抵抗，率所部退走欽廉，往依鄧本殷。

未幾，唐繼堯乘總理北上病故，自稱副元帥，假北伐的美名，出師兩粵，而在粵的劉揚兩部亦與之聯絡勾結。先是唐繼堯派代表來南寧，對我們說：唐聯帥現率領滇黔兩省大兵，假道廣西，到廣東會師北伐，委我和季寬爲軍長，如果我接受他的委任，他允許先以烟土四百萬兩爲酬。試想我們那時雖已有五

千槍枝左右，但北部桂林平樂柳州尚有沈鴻英萬餘之衆，西部左右兩江有陸榮廷所部散軍，收編尙未妥當，如果與唐繼堯合作，則不獨可免四面包圍消滅的危險，即許失敗，亦可做海外寓公，在平常自私自利的軍人，恐怕早已走上了這一着了！我則不然，我感覺我的責任之重大，我要站在民衆的立場去抵抗一切的封建惡勢力。我更分析唐繼堯歷史的過程，他在四川時曾被川省軍民驅逐出境，在雲南亦沒有過建設，這種人還有什麼能力統一西南去北伐呢？不過是自私自利，想盤據西南，滿足個人的慾望罷了！因此我便下決心，我們的力量雖少，也不可助長這種惡勢力的發展，所以當時便回覆他的代表，說是廣西連年屢遭兵燹，地方元氣未復，如唐氏分途出滇黔出師北伐，則我們非常贊成，但不可再經過廣西等語。他的代表便打電報回雲南去報告。後來唐繼堯回電給他的代表說：「本帥大計已定，師行在途，不便中止」這種強硬的話。我們聞

得他的回電之後，知道他一定要入廣西了，同時又探得沈鴻英已與他勾結來夾擊我們，於是便趕緊把南寧的軍隊，集中桂平。竊沈鴻英的部隊亦已動員向我們進攻，於是就在武宣打了一個遭遇戰，沈部一敗塗地，我們一直追到桂林，沈鴻英萬餘之衆，除受我方改編繳械外，只帶千餘人往湖南的通道竄去。我們把沈部解決了，馬上便回師來對付滇軍。那時滇軍是分兩路來的，一路由百色，沿右江長驅直入，進佔南寧；一路由貴州入三江融縣，長驅而下，圍攻柳州。每路的兵力，大約在二萬五千左右。范石生那時亦率有數千之衆，由廣東上來，因想回雲南，此時是絕好的機會，便與我們合作，抵禦由南寧來的一路敵人。我們的部隊，由桂林開回，將到桂平遷江的時候，敵軍已進佔了賓陽。我們除通知范石生，請其擔任左翼，包抄敵人外，並乘戰勝之餘威，即將當面滇軍的主力擊破於高田。時范石生的隊伍因行動太慢，尙未趕到，我們已追到

崑崙關，又打了一個勝仗，一直把敵人趕到南寧，而范石生這時才到。我們於是得回師將敵人擊破，解了柳州之圍，并跟踪追擊，又在柳城的沙埔，打了一個勝仗。敵人損失甚大，我們奪得敵人的軍用品無算，直追到懷遠時，又與敵人一次重創。敵人經數次的挫折，損失甚大，殘餘無多，迫得退貴州回雲南。這時正是民國十四年的夏天，於是才得把廣西統一。

各位同志！我們試細想想，以一千零八十枝槍，能夠掃除十倍百倍於我們的敵人，得以統一廣西，豈是僥倖偶然的事體嗎？實因我在學校的時候，已有了很大的抱負，并在修養方面，苦苦的作了一番工夫，所以到了後來帶兵時才能夠站在民衆的立場，爲國家爲社會，不循私，不畏敵，不屈不撓，再接再厲地苦幹，終乃底於成功，並非偶然可以僥倖的。當我們統一廣西的時候，軍隊紀律的嚴明，具有秋毫無犯之譽，軍行所至，人民莫不笑顏相向，攬轡相

餉，沒有一個微有怨言的。後來我們還奉令出兵廣東北江，去打熊克武的部隊，陳師高雷，去打鄧本殷的部隊，不但統一了廣西，並且還幫助廣東的統一，這都是我們的自動行爲，未曾受過大元帥府一絲一毫的接濟。到後來還促成北伐的局面，也是我們廣西的力量居多。

這些都是本集團軍及本人過去的一點概略的事蹟。我們回想過去，瞻望將來，覺得國家的大難方興未艾，所以希望各位同志要努力修養鍛鍊，從心理建設上做工夫，矢志爲國犧牲，做一個真正的革命軍人！第一要不怕死，第二要不貪錢；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存心做大官，排除個人的私慾，一心一德，團結一致，則復興中華民族，絕不是一件難事！

(廿一年一月廿二日在軍校紀念週訓詞)

## 從推動北伐到底定江西

——廿四年夏自述——

民十三年，總理改組國民黨後，本黨前途，放一異彩。然其時之廣州，尙爲驕兵悍將所盤踞，截留稅款，違抗命令，幾無惡不作。而東江陳炯明，南路鄧本殷輩之反動勢力，復互相勾結，壓迫本黨。在此環境惡劣，險象叢生之中，我總理本大無畏之精神，相機應付，處之泰然。並爲策動革命計，聯絡段張，以倒曹錕，主張開國民會議，故挺身北上，宣傳三民主義。不幸段等暗加阻撓，開善後會議，致總理憂憤成疾，卒於北平。

自是而後，廣州情勢，益形危殆，內部反動派，乘機思逞，勾結滇唐以圖裏應外合，動搖革命基礎。其中經過，可得而述焉：



唐繼堯氏，本被推爲副元帥，然彼惟利是視，何曾具有革命觀念，故當時托故未就。及總理卒於北平，認爲時機已至，遂於十四年春，演通電就職之滑稽怪劇，藉口北伐，傾其滇黔之師，意欲囊括粵桂。當此革命大統存亡絕續之秋，余遂立定決心，本不屈不撓之精神，以與摧殘革命之惡勢力相奮鬪。一面謝絕滇唐之甘言厚幣，並先出師聲討勾結滇唐之沈鴻英部，而解決之，一面則回師賓陽，破滇軍於崑崙關，追擊至南寧附近，又抽調主力，赴援柳州，敗滇軍於柳州郊外之黃村，及柳城之沙鋪，慶遠及懷遠等處，俘獲甚衆，風聲所至，敵胆爲寒，滇軍宵遁，桂境肅清。我廣西處此四面楚歌之中，卒能外摧強敵，內平反動，而臻於統一之境者，皆受總理大無畏精神之所賜也。

其時廣東內部，派別分歧，形同割據，余當奉中央命令，派兵入粵，驅逐川軍於北江。班師未久，又因東江之陳炯明，南路之鄧本殷，協攻廣州，情勢

急迫，中央復命廣西出兵，一由上思趨欽廉撫其背，一由陸川攻高州截其腰，一由梧州出江門，阻其前進，三路皆捷，鄧竄瓊州。同時東江之陳部，亦受南路鄧氏慘敗之影響，而節節失利，旋歸消滅。於是廣東漸告統一，而本黨革命之策源地，至是始轉危爲安，而日趨鞏固矣。

兩廣既告統一，革命高潮，日益澎湃，寢假而及於長江黃河兩流域。適湖南之趙恆惕與唐生智暗中交惡，然均懾於兩廣統一之聲威。唐任湖南督辦，尤恐第二軍（譚延闓統率）由粵回湘，則彼首當其衝，故派葉舉微爲代表，聯絡廣西，冀我不爲第二軍助。余遂勸唐以割據地盤之非計，應順從潮流，加入國民革命，共圖大業。舉微感動，極表贊同，願勸唐加入。時中央主席汪精衛，委員譚延闓，適到梧州勞師，余卽介紹葉氏相見，並與汪等同行，赴粵參觀，兩廣報紙，遂登載湖南唐生智派代表向國民政府通款曲之新聞。吳佩孚聞之大

怒，趙恆惕更從中挑撥之，於是唐氏遂有不得不加入國民革命之勢矣。

吳佩孚自敗於奉系後，即匿處湖北，暗中聯絡舊部，以圖再起。嗣遇奉浙衝突，吳即乘機崛起，盤踞武漢，並藉漢陽兵工廠為餌品，欲收湖南為己有。而趙唐既積不相能，遂亦爭依吳氏，以壯聲勢。趙氏雖以聯省自治相標榜，然大權傍落，各師長各踞一方，號令不出省府，又以唐氏為吳佩孚所重視，實力最為雄厚，故欲除之久矣。今兩廣報紙，既揭載唐派代表之新聞，遂譜之於吳，請吳助其統一湘省，剷除唐生智勢力，吳為所動。趙遂出兵攻唐，侵其防地，唐亦不示弱，一面疏通吳氏，一面則出兵拒趙，不料趙部連戰皆北，長沙岳州，相繼失陷。及吳佩孚援趙兵至，始擊潰唐軍，衡州告急，唐生智正擬統率所部，撤退桂邊，適我軍（第七軍）先頭部隊（第八旅）趕至，加入反攻，大破敵軍，追擊至衡山淞水，衡州始轉危為安。是役也，關係本黨革命前途甚

大，實爲推動北伐之樞紐。請言其故：

先是趙唐備戰，唐雖電余，請派兵一旅，進駐黃沙河，遙爲聲援，蓋此時唐氏，並無加入革命之決心也。惟愚見所及，認爲趙唐交誼，唐部必敗，助唐擊趙，此北伐之絕好機會也。故遂條陳中央，請定北伐大計，引證民十一年總理北伐，未能假道湘省，卒致回師入贛，功敗垂成；並呈報唐氏請援之電，余則自告奮勇，願率第七軍入湘。當蒙中央允許，並派陳銘樞白崇禧兩同志赴湘，與唐氏協商，於是我第七軍遂下令動員，將駐龍州百色之部隊，集中桂林，而駐桂林之部隊，則向湘邊推進，以胡宗鐸任第二路指揮官，夏威任第一路指揮官，每路兵力，約兩旅之衆。部署既定，余即兼程入粵，與中央籌商大計。抵粵後分訪各中委，詳陳北伐可以勝利之理由。蓋直系腐敗，民怨沸騰，今吳佩孚乘張孫衝突，無暇顧及之際，崛起長江上游，意欲重整旗鼓，收集舊

部；然吳氏戰敗之餘，威信已失，且爲時未久，其部屬尙在形格勢禁之中，倘我政府乘統一兩廣之餘威，以國民革命相號召，率我粵桂久經戰陣之師，大張捷伐，彼唐生智勢成騎虎，亦必爲我前驅，則武漢三鎮，直如探囊取物，一鼓可下。中央各委員，認爲余言之成理，北伐興趣，頓覺濃厚。益以李任潮極抱熱忱，呈請先調第四軍兩師出發，同時我七軍第八旅鍾祖培部，業已趕至前線，助唐反攻，敵軍潰退，捷報傳來，民衆雀躍，各級黨部，及民衆團體，均紛紛以北伐爲請，至是中央出師北伐之方略，亦於焉大定。倘當時唐生智來電乞援，余不以爲北伐之絕好機會，而按兵不援，或兵既發矣，而不令其趕赴前線，則唐氏必敗，唐敗，則北伐前途，必益多障礙。此我七軍之援唐敗趙，所以爲推動北伐之樞紐也。

中央既定北伐之方略，遂委蔣介石先生爲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並擬以余任

前敵總指揮，余爲大局計，當推薦唐生智充任，並爲唐氏疏通在粵湘軍之反對者，中央即從余請，發表唐氏爲前敵總指揮。其時第四軍之兩師，已兼程推進至攸縣以北之黃土嶺一帶，即全綫總攻擊，敵軍望風披靡，遂克復長沙，直進至汨羅河。因在該處掩護由粵出動之第一、二、三、六各軍，俾便集中於茶陵、攸縣、醴陵等處，用以監視江西之敵人。及各軍到達目的地後，即以第四、七、八各軍，分三路向湖北進攻，先破敵人汨羅河北岸之堅固陣地，遂躡尾窮追。四七兩軍又於汀泗橋賀勝橋等處大破敵軍，第八軍遂由嘉魚渡河，向漢陽前進，劉佐龍響應附義，即佔領漢口。祇有陳嘉謨及劉玉春，尙困守武昌，然吳佩孚已精銳盡失，被驅出武勝關矣。

其時，孫傳芳紛紛調重兵入贛，乘武昌未破之機，擬直搗長沙，斷我革命軍之歸路，一鼓而殲滅之。我方爲先發制人計，即變更戰略，以四八兩軍監視

武昌之敵主力，分三路入贛，蔣總司令率第一、二、三軍，由萍鄉趨吉安，以攻南昌；程潛率第六軍及第一軍之一師，向修水出武甯，以攻德安；余則抽調圍攻武昌之第七軍，沿長江左岸，經鄂城、大冶、陽新、瑞昌、以攻九江；此出發時之計劃也。乃程潛攻克修水，敵軍向武甯潰退，因探悉南昌敵軍，已越過吉安，擬阻止我右翼軍（即蔣總司令統率之一路）之東進，南昌空虛，第六軍即變更計劃，經高安直搗南昌，而佔領之。不料越吉安之敵軍，回師圍攻南昌，我中路軍（即程潛一路）大敗，損失甚鉅；右翼軍趕到應援，亦遭失敗。至我第七軍，（即本人統率）由武昌南湖出發，先殲鄂城之殘敵，繼即經黃石港大冶縣，渡大冶湖而抵陽新。陽新前面爲兩河流所阻，趕架浮橋，故在該處停留二日，乃突接武昌行營王任鄧演達暨唐生智陳公博等急電，謂得探報，敵以兵艦掩護裝兵之商船，溯江西上，冀解武昌之圍，請我第七軍停駐黃石港大冶，

以資掩護圍攻武昌之友軍。接電越二小時，又得黃石港兵站電話報告，謂數艘商船所載之敵軍，已在黃石港下游三哩許登陸，電話旋即不通。翌日兵站職員星夜逃回陽新報告，謂兵站糧食軍用品等，盡爲敵人所擄。余處此情形之下，欲照鄧演達等急電所請，折回黃石港，則現在已到陽新，大冶湖不能飛渡；欲繞道攻敵，則行程頗遠，非五、六日不能到達；若直搗九江，則五日可到，且黃石港大冶之敵，亦絕不敢向武昌進逼，故決計前進。俟部隊渡過陽新之兩河流後，即將浮橋拆毀，並搜集上下游附近之船隻，悉數沉沒，防敵人之躡我後也。斯時最感困難者，即消息不通。當我軍在陽新簕河之翌日，據探報謂聞土人言，我中路軍佔領修水後，現又不知去向，而自修水退出之敵人，則在武寧建築防禦工事極忙云。試思孤軍深入，危險何似，欲止以探友軍行踪，既爲勢所不許，欲進以達目的地點，又恐陷入重圍。旋據土民報稱，右前方十餘里之



洋港，有敵二千餘人，當於翌晨拂曉，派隊往擊，稍一接觸，敵即向羊腸山潰退，至此益覺滿地荆棘，不如改變計劃，進攻德安，既可避免長江兩岸富池口武穴等處之敵，威脅我軍之左側背，復可希望與我右翼友軍相接近。於是決定放棄進攻九江之計劃，雖經俄顧問馬邁爾夫之竭力反對，余卒不爲所動。遂揮師進發，行抵羊腸山，遇敵二千餘，稍有抵抗，即向若溪退却。是日深夜得報，若溪方面，有敵軍第三方面軍謝鴻勛所部之萬餘人。翌午我軍到達若溪，即向謝部攻擊。敵軍佔領天然堅固陣地，其左翼以武甯河爲倚托，激戰兩小時，未有進展，余即派一旅，由敵軍右翼迂迴，襲擊其背，敵陣動搖，我軍即猛力前後夾擊，敵被壓迫至其左翼河邊，除一部份島水逃竄外，餘概被繳械。謝鴻勛受傷，斷一足，藏匿草中以免。其參謀長副官長軍醫長等，均爲我軍俘虜，並搜獲其機要文件，檢閱之下，始知我右翼軍，已被敵軍所敗。茲節錄謝

盧二氏電文如下：謝氏請援電略稱：「據探報敵軍約萬餘人，向若溪前進，距離約五十里，聞係廣西軍隊，慍悍善戰，已飭部嚴陣以待，該敵前來，當迎頭痛擊，但慮兵力薄弱，請酌抽部隊增援」云云。盧香亭復電：略稱「本日已將敵主力軍（即我方之右翼軍）擊破，本擬用主力由右翼紆迴，壓迫敵人於贛江，一鼓殲滅之，適接尊電，即停止該項計劃，將主力撤回，趕赴若溪增援，盼固守三日，援兵即到」等語。

我七軍既得若溪，即乘勝進攻德安，以截斷敵之南潯鐵路，並將攻克若溪，擬攻德安，及敵軍調主力增援謝部情報，專差報告蔣總司令，請其速行反攻，以收夾擊之效。若溪距德安僅百二十里，盧香亭得謝部全軍覆沒消息，即親到德安督戰，自晨至申，血戰極烈，終被我擊潰，斬獲無算，遂佔領德安。斯時也欲直搗九江，恐為南昌之敵所乘，欲攻南昌，又恐九江之敵，躡我後

路，二者均受夾擊之危險，祇可暫時停頓，靜待我主力軍之消息。不意三數日後，友軍之情況寂然，而敵人約二萬餘名，已由武穴經會昌向我軍包圍，且已到距若溪西端約卅里之王家鋪，我軍迫得星夜撤回若溪，向王家鋪攻擊，激戰終日，又獲大勝。而我右翼軍自攻南昌失敗後，即在奉新高安收容，旋接我軍若溪報告，因種種關係，不能反攻。然又恐我七軍孤立，爲敵所算，乃抽調第一、六兩軍各一部，向涂家埠佯攻，冀以牽制敵人，嗣到涂家埠附近，悉我七軍已撤退，於是亦向若溪方面移動，俾與我軍接近。計此次入贛各軍因缺乏聯絡，交通不便，致各自爲戰，不能照原定計劃進行，殊可惜也。

我方休息補充，暫入休戰狀態者二十餘日。適武昌於雙十節攻克，又再舉進攻，仍分三路出發，截斷南潯鐵路，致使敵人首尾不能相顧。於是九江南昌相繼陷落，而全贛肅清矣。

## 北伐中六大戰役

——二十年冬作——

溯本黨自二次革命及護法護國諸役失敗以來，我總理中山先生，鑒於黨內同志之渙散，國中軍閥之橫行，知非訓練黨軍，無以促主義之實現，非嚴加組織，無以振黨中之權威。乃於十三年春，改組中國國民黨於廣州，並創設軍校於黃埔。將粵桂部隊之富有革命性者，編爲國民革命軍，以爲本黨之基本武力。先後編配成軍者有七，以蔣中正、譚延闓、朱培德、李濟琛、李福林、程潛、李宗仁等分任各軍軍長。從此統一兩廣，出師北伐。宗仁隨諸同志之後，努力奮鬪，自出師以至完成北伐，大小戰役不下五十餘次。計其較著者，有平江汀泗橋、賀勝橋、武昌、若溪、德安、王家鋪、潞江、上海、合肥、梁園、蚌埠、臨城、沂洲、游步、桐廬、龍潭、唐山、諸役。茲擇其最著者分述如左：

## 1. 汀泗橋及武昌之役 十五年夏，本黨決計出師北伐，適唐生智同志

駐守湘南，率部附義來歸，編爲國民革命軍第八軍。國府遂定由湘先取武漢，後奠東南之策。旋吳佩孚，先發制人，派兵南犯，葉開鑫、余蔭森等部追及鍾水以南，衡寶嚴重，因先令第七軍，由桂兼程赴援，破敵於永豐附近，長沙規復，開革命軍入湘勝利之端。七月中央任命蔣中正爲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統率各軍分入湘、贛。以朱培德任右翼軍總指揮，第二、三、六、三軍屬之，對贛任監視之責。以唐生智任前敵總指揮，第七、八、兩軍及第四軍一部屬之，爲北伐主力，負直搗武漢之任務。時敵軍葉開鑫、余蔭森、宋大沛等部沿泊羅河北岸嚴陣固守，旋宗仁拜中央軍右翼指揮之命，率第四、七兩軍，分向平江，浯口之敵攻擊，與敵陳嘉謨、宋大沛等部，戰於平江，將軍坪諸地。不終朝而敵奔潰，四軍遂先迂道通城、蒲圻、直迫汀泗橋，奪此南北天險。殘敵退集賀

勝橋憑險固守，援師雲集，吳更親自督戰，頑強抵抗。激戰一晝夜，始破敵人，繳械五千有奇，俘虜逾萬，吳佩孚僅以身免。革命軍爲中外矚目者，自此始。宗仁乘勝督率所部，兼程追擊，抵達武昌，敵環城固守，期老吾師。宗仁復奉命任攻城總指揮，率第四、七兩軍及一軍劉峙師圍攻。因垣高城固，攀登無效。適贛境告急，宗仁乃率七軍移向而東，祇留四軍會同八軍之一部環攻，迨十月初旬，武城始破，長江上游，於焉底定。

2. 若溪之役 初我軍破汀泗橋天險後，革命高潮，瀰漫全國，軍閥戰慄，因相合而謀我。孫傳芳乘我軍圍困武昌時，命盧香亭、鄧彥俊等率其主力五萬餘人入贛，擬進出長沙岳州之線，橫斷我軍後方聯絡。時總司令蔣中正率第一軍王柏齡所部，併第二、三、六、等軍，與孫部敵軍鏖戰於江西萬壽宮及南昌附近之牛行車站，敵衆我寡，勢難久持。遂檄宗仁率第七軍全部，由武昌

取道鄂城、大冶、陽新間道赴援。當時武昌未下，敵艦活動於長江。迨七軍到達陽新時，黃石港大冶復爲敵部馬登瀛佔領，後方連絡路線被斷。宗仁遂令派後衛，將陽新煤船破壞，或押往上游之通城。軍用浮橋，則通過後，即行毀去，抱破斧沉舟之志。及抵江西之若溪，敵師長謝鴻勛部早於若溪附近佔領陣地，並構築強固工事。冀阻吾師。我軍向之攻擊，激戰終日，傷敵師長謝鴻勛一員，繳槍數千桿，山砲十餘門，機鎗數十挺，輜重彈藥無數焉。

**3. 德安之役** 第七軍既克若溪，檢閱敵將第三方面軍軍長謝鴻勛遺下重要文電，得悉我右翼南昌得而復失。第六軍程潛部，及第一軍王柏齡師損失甚重，蔣總司令退駐高安，從事收容。第三軍朱培德正向萍鄉方向撤退中。宗仁睹此危狀，知非以孤軍全力突擊德安，使敵首尾失顧，則難解右翼之危，必至武漢動搖，湖南不保，匪特前功盡棄，國民革命之事業，亦從此休矣！故決心

督率所部，向德安前進。孫傳芳復調楊震東、段承澤、顏景崇等約二萬餘人來援，更憑藉險要，預構工事，我軍奮勇進攻，前仆後繼，死傷之重爲歷次戰役中所未見。宗仁親臨前綫督戰，敵始潰退，遂克德安。計獲槍七千餘枝，俘虜數千人。我軍傷亡團長以下官兵二千餘員名，陣亡團長陶受祺、呂瀆新等二員。嗚呼痛哉！

第七軍既進佔德安，敵仍圖以全力，由九江塗家埠反攻，並令陳調元部，由瑞昌抄擊我後方。我因與右翼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等軍仍未取得連絡。孤軍固守，餉彈缺乏，誠恐衆寡懸殊，乃退駐若溪，復擊破陳調元部於王家舖。宗仁復檄調第四軍來轅會師，遂於十一月初，督率第七、四兩軍，重破敵之主力部隊於德安、馬迴嶺等處。乘勝追達九江，激械萬餘。孫傳芳乘艦東遁，南昌附近之敵，尙有鄭彥俊統率方面軍李彥青、楊康和、王良田等各師，



不敢負隅，遂棄牛行車站及南昌，由沈口、餘干向浙江逃竄，白崇禧同志奉命爲追擊指揮官，率部追擊，追至馬口，敵全部繳械，俘李彥青、王良田、楊廣和等將官以下三萬餘人。唐福山因勢孤乞降，南昌克復，贛省全入我軍版圖。

4. 浙滬之役 十五年冬月，我軍佔領南昌後，孫傳芳尙據有蘇皖浙諸省富庶之區，冀作最後之掙扎。而吳佩孚殘部，麇集豫南，蠢蠢欲動。適陳調元起義安慶，皖省得不刃血而定。我軍遂分四路大舉東下，進略長江下游，以何應欽爲東路總指揮，率第一軍第三第九第十四三師，由閩入浙；白崇禧任東路軍前敵總指揮，率第一軍第一師薛岳第二師劉峙及第十四軍賴世璜廿六軍周鳳岐第二軍譚道源，張耀環等部，由贛入浙。宗仁任江左軍總指揮，率第七軍全部沿長江左岸東下奪取合肥蚌埠，截敵歸路，程潛任第四路總指揮，率第六軍并獨立師齊澹祖等部，沿江右而東，進取金陵，部署既定，於十六年二月動員

接觸，旋因何應欽所部，山川險隔，洪敵屢阻，未克如期抵抗，祇白崇禧率第一路各部，孤軍奮鬪，幸賴 總理翼鑿，士卒用命，一戰於衢州，底定浙省。再戰於潞江，收復潞涇。宗仁則會合程潛總指揮所部，屢破強敵，於十六年三月攻克江甯，長江下游，以次奠定，而開本黨之新紀元。

5. 龍潭之役 十六年夏季，孫傳芳會合張宗昌所部，共約十餘萬人，大舉南犯，佔領浦口，砲擊南京。七月末由剡子口，偷渡大江，佔領青龍黃龍二山。時守該二山者，爲第一軍陳誠等所部，稍戰即退，涇甯交通斷絕，首都震驚。

軍委會令宗仁迅調所部，由皖來京，協同何總指揮應欽，共策攻守，鞏衛首都；并令白崇禧同志率第二路軍，由滬西上，夾擊敵逆於龍潭附近，敵既背城借一，我亦孤注一擲。激戰五晝夜，肉搏數十次，龍潭得而復失者再。死亡枕藉，戰爭慘烈，爲革命軍興以來所未有。幸我第七、十九兩軍全部，再接再

厲，奮勇爭先，無不一以當百，卒獲最後勝利。盡殲敵軍精銳於江南，繳械四萬餘桿，俘虜五萬餘人，首都復安，孫吳殘餘勢力一蹶不振，未幾得以肅清。

## 6. 唐山之役

龍潭戰後，首都重安。黨內糾紛，仍未稍殺。十六年冬，宗仁奉軍委會命，移駐武漢，鎮攝上游。迨十七年夏，宗仁奉命成立第四集團軍於武漢，中央復任白崇禧同志任前敵總指揮，七月間率李品仙、廖磊、葉琪各軍，沿平漢線而北。會合第三集團軍閻錫山同志所部，驅逐奉軍於保定，遂底定幽燕。爲本黨武力達到故都之始。惟時逆敵張宗昌褚玉璞等部，實力未失，退集平東一帶，待機蠢動。白崇禧同志復奉命率第四集團軍前敵各部，併第三集團軍之一部，分路進攻，聚殲張褚等部於唐山附近，繳械二萬有餘，俘獲尤衆，關外部隊，聞風易幟，附議來歸。北伐完成，軍政時期，宣告結束，青天白日之旗，遂亦飄揚於全國矣。

編主化真亢

輯一第刊叢土焦

民族復興與焦土抗戰

今後的戰局

第一期抗戰的教訓

民團政策與民族革命

抗戰的結果與政治的演變

抗戰的基礎工作

我們的力量與敵人的力量

怎樣保證抗戰的勝利

踏在復興線上的中國

從鎮南關到山海關

李宗仁著 六分

李宗仁著 四分

白崇禧著 四分

白崇禧著 四分

黃旭初著 六分

黃旭初著 五分

李品仙著 六分

夏威著 五分

韋永成著 五分

李宗仁著 六分

版出社刊週團民

丙種叢刊第三種  
焦士叢刊第一輯之十  
從鎮南關到山海關

李宗仁著

翻印必究

每冊實價國幣六分  
(外埠酌加郵費)

版權所有

發行者 社長  
副社長  
總幹事  
編輯主任  
發行主任  
總經理

民團週刊社  
馮璜  
林中奇  
錢實甫  
亢真化  
蔣卉  
民團週刊社

社址廣東西寧西鄉塘廣西民團幹部學校  
中華民國廿七年六月一日初版二千冊  
出版總字號五四號

#78  
404032

8

404032

版 出 社 刊 週 國 民

第一種	第一種	第一種	第一種	第一種	第一種	第一種	第一種
第二種	第二種	第二種	第二種	第二種	第二種	第二種	第二種
第三種	第三種	第三種	第三種	第三種	第三種	第三種	第三種
第四種	第四種	第四種	第四種	第四種	第四種	第四種	第四種
第五種	第五種	第五種	第五種	第五種	第五種	第五種	第五種
第六種	第六種	第六種	第六種	第六種	第六種	第六種	第六種
第七種	第七種	第七種	第七種	第七種	第七種	第七種	第七種
第八種	第八種	第八種	第八種	第八種	第八種	第八種	第八種
第一種	第一種	第一種	第一種	第一種	第一種	第一種	第一種
第二種	第二種	第二種	第二種	第二種	第二種	第二種	第二種
第三種	第三種	第三種	第三種	第三種	第三種	第三種	第三種
第四種	第四種	第四種	第四種	第四種	第四種	第四種	第四種
第五種	第五種	第五種	第五種	第五種	第五種	第五種	第五種
第六種	第六種	第六種	第六種	第六種	第六種	第六種	第六種
第七種	第七種	第七種	第七種	第七種	第七種	第七種	第七種
第八種	第八種	第八種	第八種	第八種	第八種	第八種	第八種

丙種叢刊

丁種叢集



印 承 廠 刷 印 西 廣

廣州市古籍書店  
啓 德 門 市 街

中國書局  
0.06  
1 030